



自敬言編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十日何以不悅公曰
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
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
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
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曰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
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
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
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及
誣叛詔郭達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
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
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
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
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
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
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
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右以時必自閱

唐質簡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
廟之議起言者多獲罪。慶彤于色密疏請還臺
諫官之請者。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計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
輒涕下曰安有是公者。公薨之日四鄙如呂夷
簡者。

范仲淹以言事去職。力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
病率子弟送之。大臣有以讓公曰。
長者不與小人同。公曰。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

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
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
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
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
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神道碑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范公
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
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九千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旣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旣亡。彞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九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內翰范公鎮景仁。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能
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
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
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爲言職。公奏。身存可見者。

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廷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爲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鑿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憚跲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相。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美。

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相。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美。

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此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憤懣太過若此際復不徒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先自病以來身甚以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

謝止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沈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秘書丞呂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

與忱大忠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大忠不然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

熙河人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塘灤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

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出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開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棄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

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寵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

通昔岳公敵誰言極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攻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義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隨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

曾魯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以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從念天下安危，

人以此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刺州語訖，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執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集序

張純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由加詢訪，尚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疑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薦舉

王文正公曰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寔苟賢且才矣必以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為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且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

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曰
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
士尤多其後公薨 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
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
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
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
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榮二人而已然亦皆
為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
財之策甚備 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
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 帝曰未也行且相
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
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
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
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道徇國秉道嫉邪此其素
所蓄積朝臣隼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
之民雖 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
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 帝曰然當籍卿德宿鎮
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

監備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宋軒筆錄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當自得之何假吾舉張

公諫言行錄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其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杜公衍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

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

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韓公琦言行錄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全前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
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
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唐公介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
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旣貶仁宗以諭公
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
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
知政事韓公億言行錄

止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
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顯張天祺
戩等皆爲一時顯人呂公公著言行錄

呂正獻公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
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
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
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
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

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尊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陳公襄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平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之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言行錄全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陳公堯

佐言行錄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揚賜。傳燹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劫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於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劉公安世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者。字晦。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心。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王。持國爲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女。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謝諫議似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
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
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爲 朝廷得一能吏乃封
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謝似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
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雜錄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
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張公浚
言行錄

程公問云
吏部
湖須史客將云有一官負
書謁見大吏願將明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
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
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
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
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
歐范尹旋取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了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郡。且其人風將以其文近覃之文。

則未知覃之行。遠其之萬萬矣。遂薦覃爲無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明人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請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

矣。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以之。詢訪四方利弊。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勤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曰。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居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會嘗言。姑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

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權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實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然將何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準方議其事更有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此例簿也公友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誠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

杜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

陳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思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遺雩論意曰所爭者國事盡少存朋友之義公也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程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
真善回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
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
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
之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
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官官官妾
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問曰唯富弼
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
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

舉賢於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

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出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越。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朴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

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

規、趙彥若。

杜丞相衍，綴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種放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言行錄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以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求惟商周之所託。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播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提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起遷開門使。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以可召之。遂以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事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事不止。上乃命中使賈勅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

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
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久矣。諫官乃
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
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
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
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
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職。衍及得象既署。
執中不肯署曰。曷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
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
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
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為相。
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
遂為相。記聞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
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
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
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
弼萬口同。謂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強須為樞
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
口譽之異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強以陛
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
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
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
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
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
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聞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

人言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其人
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怨
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始元吳寇邊王師屢捷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

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各統

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地元昊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

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神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

以去之有王嵩高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

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

衣食之具悉出將軍之私。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
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
辭。怨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問之。
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其於
此者，汝能為事乎？」不言。嵩對曰：「嵩在將軍幕中，
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不
況敢辭。捶美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
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
場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家
縫之，告嵩此非漢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俾遺
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
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見女子見
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
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吳數日，元吳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
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
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
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
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蒿意元昊宮室。小頃落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蒿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蒿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蒿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滔中急使人追問之。蒿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蒿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見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蒿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見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蒿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

之策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蒧將軍不
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古詣
國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誣。詔付史官。
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
府不測人也。舉秦之人。皆能道之。神公世衡
言行錄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
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
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
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
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

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
三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
擇近上貼職了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
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鷹
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
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
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
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諫不宜
苛。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脩等。

劉公敞
言行錄

夫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趙公林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疏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負意。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

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真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可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變者行之，信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由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

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大母曰：此事重矣。面常說與官家，只爲

官家未善理會得。御更說與官家。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故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

王公巖叟言行錄

上旁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臣聞公翰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趨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擇於去就之致，親離並用而不疑，臣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恩。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待變，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財聚，刑而法嚴，民則皆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急於功名，苟生無所，不顧所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押闖，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所當察也。

張公商英
音行錄

虞公允文感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
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
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請則首薦汪應公
趙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燾
留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莫有出其右者
之風



